



名山勝槩記

湖廣三



ル 5  
2160  
32





名山勝槩記

湖廣三

書衡山禹碑

游衡嶽記

游衡嶽後記

游南嶽記

游南嶽記

游南嶽記

游南嶽記

卷

新定圖書

此係明治  
州六月  
月廿六日  
即山諸  
所購以贈

王世貞



王世貞

顧璘

顧璘

李承箕

應良

湛若水

袁袞

名山勝槩記 湖廣三

游南嶽記

譚元春

南嶽記餘四條

送廖道士還衡山序

韓愈

送林上人游衡嶽序

李白

送戴十五歸衡嶽序

李白

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李白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元結

游石鼓山記

范成大

游回鴈峰記

董傳策

游秀巖記

王淮

天門山銘

李白

梁山游記

楊嗣昌

一之名  
四之觀  
七之會

二之術  
五之釋

三之槩  
六之碣

夷望山考誤記

楊嗣昌

游德山記

袁宏道

桃花源記

陶潛

尋桃花源跋

蘇軾

尋桃花源序

李白

錄桃源畫記

舒元興

游桃源記

袁宏道

由河湫山至桃源縣記

由淥羅山至桃源縣記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游桃源記

楊嗣昌

跋卜築桃源圖卷

倪元璐

載龍湓勞石文

譚元春

雪山冰井記

吳國倫

石帆銘

鮑照

楚小志

錢希言

書衡山禹碑

吳郡王世貞

禹碑在祝融峯重刻者有二本而隸釋亦微不同大抵多以意會耳非必盡能識之也按昌黎歌科斗拳身薤倒披鷺漂鳳泊挈虬螭是書形勢亦誠有之及讀盛弘之荊州記劉禹錫寄呂衡州書此碑流跡已久不當參以蟬蛸之足但銘辭雖古未諧聖經極類汲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豈三代之季好事者托大禹而刻之石耶然宣王石鼓文亦多類是似更有不

可曉者予直以為即秦以前文猶勝作西京後人語  
而用脩所謂龍畫傍分螺書扁刻不啻倍屣嶧山瑯  
琊也留此以冠諸刻

吳郡顧璘

遊衡嶽記

吳郡顧璘

嘉靖丁酉姑蘇顧璘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建節撫  
楚維十有一月巡方問俗自長沙赴衡期謁南嶽屬  
雨雪沍寒彌旬弗解至安仁始見日入衡乃霽照若  
春半念七日厥明同按察副使姜君儀謁奠于廟訖  
事乘筍輿由中嶺登山過集賢峯麓望胡文定書院  
不及謁訪鄴侯宅皆無知者沿絡絲潭逶迤以上水  
聲深然盈耳左右望天柱紫蓋諸峯揭在雲表諸嶽

峴峻嶒如他方名山者支分疊出不可指數卽所謂七十二峯也問從行道士多莫舉其名從者持旌戟前後列行續續如行蟻漸陟霄漢人不自覺午至半山亭飯間所謂祝融峯者尚不可望再歷側刀峯益峻絕夾徑多竹頭積雪披壓撥塞履危凡幾陟降乃見祝融兩尖猶未卽至盤旋半厓度飛來船石觀宋徽壽嶽大書再經觀音巖則龍窠竒竒峭之狀蓋山之勝處在是也晡時至絕頂見石上唐宋人刻名甚多畧知李義山陳從古數公餘不悉記踏雪尋太

陽泉凍結不流下循石壁題名過會仙橋立懸厓小飲而返宿上封寺勁風終夜震撼戶牖僧云四時長然雖盛夏亦擁衾當晝無汗豈所謂罡風者乎其高可想翌日黎明被貉裘登望日臺觀日出如火輪湧起水底遲回搖曳漸上高漢竒莫能狀凡此皆以晴霽得盡其勝至二十九日出方廣歸城中途而雨是後遂陰晦雪霰連集矣或曰使此行前後一二日皆若此不獲遂亦可謂甚幸矣哉夫五嶽名山也歷人甚衆相傳爲故事者特鮮將難其稱然乎泰山以孔

子小天下傳特出孟子寓言。固非其實。嵩山傳漢武三呼萬歲之事。頗涉虛誕。亦著爲典。蓋孔子大聖。漢武天王也。其尊大實重于嶽。苟有寄託。則交賴以爲勝。故傳不朽。何必事有無哉。若衡山所傳。乃韓昌黎開雲朱張霽雪二事。其實亦偶然語耳。今書林藝圃誇詡欣艷。張爲七十二峯之藻色。言必舉之。不亦係乎其人哉。璘今日之遊。較諸三公之跡。若猶有奇焉者。然過則泯矣。實以璘莫爲之地也。然則人士微眇。欲馳聲千載事。豈在大要亦先修其大者爲之本乎。

游衡嶽後記

夫登山者。貴知其情。不在勢也。衡嶽之游。不至祝融。不足以知其高。不至方廣。不足以知其邃。余初至嶽下。道士指天柱石廩紫蓋芙蓉四峰。導予望之。仰面極視。排漢礙日。若云可望而不可登。危乎高哉。旣歷香爐道間。則四峰之椒。皆與身等。方詫步履在空外。及坐半山亭。乃下指諸頂。疑前舊見。非是也。至登祝融之顛。俯視四極。蒼然一色。山川雜陳。瑣細莫辨。風自遠來。其力甚勁。候與地下絕殊。比曉觀日出海體。



象洞見近若疆中東餘游氛浩漫無際限以扶桑其  
外尚遠乃嘆寰宇所周僅當天地之中耳再尋天柱  
諸峰皆培塿丘垤隕乎其在地矣記曰祝融去地二  
萬丈豈其然乎然靈巖怪石僧寮佛宇深者僅託澗  
阿林坳之間可一覩而窮未足言遠明日乃下西嶺  
歷南臺出諸峰至平地迴望蒼鬱始若不可量復陟  
某嶺入山尋方廣之道峰迴澗折徑盡復通高下連  
嶂陰晴異壑有溪迢迢夾厓而出觸石澎湃聲自遠  
至中多菖蒲水草青被石上兩厓橋木挺生陰若洞  
房日照弗入積雪縞地間有山茶雜生含萼未吐自  
午達昏上下坡陀幾二十里許其狀如一入寺復極  
幽粵高山壁立類城廓狀有宋徽金書榜曰天下名  
山懸正殿額假榻間房夜靜泉溜益喧聒寺僧云自  
此入西南山益深水益清幾不可窮矣夫然後知衡  
山之邃乃若此也

游南嶽記

明李承箕

予往年嘗游南嶽自與心約遍七十二峰每峰一日  
七十二峰不遍每峰不一日不還庚申十一月予還  
自白沙至臨蒸南望諸峰魂爽飛馳不旁身矣於是  
分治蕃府涂半江憲府鄭大石彼此同襟神孚其契  
自是月之晦口禮神嶽祠祠南左為雲開堂涂公居  
之右為雪霽堂鄭公居之雲開左為光嶽道院予栖  
焉會天宇新霽人人自覺神形快捷由東北觀水簾

游南嶽記

洞止壽寧宮半江曰此境隔世何謝桃源世短心長  
吾不能明目極心醉而去由西南歷諸峯卽上封冰  
雪凝樹風撼樹如甲馬聲冰片隨落葉下大石取而  
食之予曰無乃冰齒寒乎大石曰此所以厲乎腸胃  
也上祝融峰下飛仙橋大石芒屨羊裘下上鳴軒半  
江曰登高臨深吾亦不能還止上封上封南十里許  
爲比和洞有王野人業籬桶大石使召來萎黃鬚髮  
單弊苧衣問之已獨居洞三十餘年又問汝何爲者  
見何境界耶曰非釋老不知爲善惡何境界見耶大

石將贈米帛曰夜床鞋脚公等知乎長揖而去侵晨  
踏霜菅觀初日於扶桑臺風泠泠四至兩耳若著針  
鏗進卮酒飲之西行奪篁竹歷鷄鳴巖馬祖菴菴西  
天柱峯有僧巖居食生菜百結衣如粟穗見人卽膜  
拜默默而已南行數里兩公肩輿如飈輪予不可追  
獨觀南臺寺故址嘆曰此非僧守澄之蘧廬乎南臺  
之南有紫虛閣問諸道士悉不省夫靈源勝迹曾幾  
何時寥寥無聞見於人使復有子廉輩醉卧其間又  
誰復識之耶爲之一長嘯諸所過不復磨巖題名厭

游南嶽記  
近名也故凡峯巒巖洞大小奇怪高下之勝紀載于先民者悉畧之云

應良游南嶽記

嘉靖甲午夏四月良以進賀北上初七日次衡陽故人邑宰彭君石屋來訪初八日肩輿往君已待開雲樓同行三十里至嶽麓用香幣謁廟下禮畢雨復霽喜山靈之歆隔也自麓由北崖而升中途有半山湘南諸寺湘南有僧閉關三年矣雲霧屢散屢合如銀海幸喜無雨凡三十里至祝融峰峰頂有寺老屋

文柱前堂後寢皆佛像余曰宜立南嶽衡山之神祝融氏之神二牌位此蓋前代所必有而後漸湮缺典也君以爲然稍北爲觀日亭稍西則太陽泉石檢引泉不啻百餘丈以給寺中饋饍尋泉之源凡一里則爲絕頂衡之高極于是矣西望武岡寶慶以盡羅施北則長沙辰沅而洞庭猶滂蒼可見東連江閩南撫八桂五嶺皆入掌圖中而七十二峰之景則取諸至近雖未窮極躋攀固在目中矣若衡山之所起則自岷峨滇貴至廣右象郡之北界桂林之西界經武岡

寶慶自南以趨北湘江與鎮遠靖州之江夾從而來  
至衡陽漸起岫嶺諸峰峙爲嶽頂此天地陰陽之交  
會神靈之萃聚也然後散而爲湖南諸郡國以止于  
洞庭九江之西蓋南條之山一本萬殊之大槩如此  
翌日下山重過湘南寺而南臺寺獨幽奇清絕抵麓  
詣集賢謁群公先正瞻辭嶽廟而出尋鄴侯幽棲張  
紫巖故丘文定五峰紫陽南軒講學處皆無可攷惻  
愴躊躇慨然興嘆又嘗聞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  
見惟南都之觀星臺與衡頂可望見南極老人星誠  
願久留顧王程有嚴不敢稽也維恒岱嵩華分統北  
直隸山東陝洛五省而衡嶽獨治十省蓋與南畿楚  
蜀江閩滇貴二浙二廣皆古今全楚舊域地之廣大迥  
絕不同宜乎物最鉅而神最靈故我

聖祖起自南服

皇上龍飛承天自古正統帝王唐虞夏周漢唐皆專  
擅北條之勝殷商趙宋則擅中條而南北中之勝唯  
我皇明俱乘而並擅之兼總條貫視古獨盛宜乎  
億萬斯年與天無極唐一行謂山河兩戒則以大河

游南嶽記  
之南北論然則衡之廣大此亦可明矣石屋曰嘻茲未之前聞請紀游焉

湛若水游南嶽記

嘉靖甲辰九月庚子至衡山縣宿于安保觀是夜沐浴以俟厥明行事由縣道夾松桂桂香襲人辛丑晨興詣嶽廟及午蒞牲祭告于南嶽之神止宿于開雲堂壬寅經廟而西北出于廟後右過胡文定公書院入門瞻像儼然二子致堂五峰配焉再拜而出興卜築之思觀其左有山一枝垂下如龍伏然道士曰此

前衡嶽廢觀址也鞠爲莽草久矣遂定卜爲書堂爲終老計遂退行就大路躋嶺而上而北右傍石泉泠泠出于兩山之間道士曰此所謂絡絲潭也此祝融峰之泉來達廟下者也其上有峰高出于右方曰赤帝峰左方曰香爐峰亦皆之上右爲紫蓋峰予曰名峰也盍登焉道士曰此峰直立無路可階可望不可卽也問其西一峰曰石廩峰也又行而上度一石橋曰玉板橋也又扶而上路稍平時風大作吹人欲躓予竊曰此豈祝融君以試我耶雖排山拔木吾往矣

又前至所謂伴雲亭小憇焉有小橋曰此迎仙橋也  
浮雲薄散日光布煖又前而上道士曰此祝高峰也  
予曰此上回雁峰也人以衡州之山士夫之東西過  
者便于登覽故謂回雁峰道士曰祝高高與紫蓋等  
矣道左之坡有大石卧焉長可丈餘又扶而上篠竹  
蕭蕭奇花的的至一小寺焉問之則半山亭也又曰  
舊紫蓋寺也霧雨霏霏復作饌既須臾復霽日光下  
漏雲靄漸開則又從右而北過兩山一坂如橋然或  
曰此非仙橋乎即又北行而上山石一石如鼓碼小  
木之根所破予曰以柔破剛氣之力也又前而上則  
又霧雨霏霏役者曰此雲霧也非雨也高山之常也  
即又前至三义路曰此湘南寺近修復之又從佛殿  
之左棧道而上方丈小憇焉時已在雲霧之表岡風  
作寒曰往矣即引至方丈之右觀貫道泉泉出于大  
石之下傍有奇草葉如紫鳳之形問之曰山紫蘇也  
與世所產迥别下至义路由右而上有大樹密林上  
蔽于天升降幾十里僧曰此入祝融可四五里從者  
拾菌于道傍持以獻僧曰此過八月則不可食食則

傷人卽又前而上過獅子石石下有泉流出則又有  
三义路焉一至祝融峰一至玄明洞洞僧饋茶于义  
路雲霧漸開午至祝融峰上封寺及暮宿焉玄明洞  
僧楚石來見予曰玄明洞何如駱君舉曰爲其前無  
蔽障耳雞鳴上頂見日浴癸卯晨興從寺後小徑夾  
篠竹雜黃白野菊行不能七里至望月臺題名于石  
道士又指其西一峰曰此芙蓉峰也下由义路至玄  
明洞大書二詩留刻石壁下過祝先堯率二寺小憩  
遙望二峰插天曰此天柱峰也又五里至南臺寺宿

焉時則大霽與上方頓異是夜風鼓松杉聲如大海  
之波濤然甲辰下南臺過飛來石下退道坡坡一百  
二十一級皆一石爲之右傍觀金牛跡是夕還嶽廟  
乙巳視沈都憲所爲白沙先生築書院未成之址是  
日重九遂往登高于朱陵洞洞宮觀皆化爲田禾黍  
離離側足扶竿過石徑乃知瀑布觀冲退醉石作詩  
題名刻石乃下訪壽寧宮而還丙午猶定精舍之卜  
于衡嶽之墟厥明游方廣以路險遠雞鳴秉炬而行  
良久旭日東升漸入險路崎嶇萬狀屈曲真如羊腸



然必去轎易以竹兜手自植小蓋乃可行也役夫告  
難予曰行也行則不難又告曰遠予曰行也行則不  
遠初登山下若彼濯濯曰此非以近人見伐乎又行  
而上而頂見大木參天曰此非以遠人而存乎至方  
廣寺則見寺坐蓮花峰如蓮心旁圍八峰如蓮瓣然  
曰幽矣遠矣盤鬱矣然而名爲方廣未見方廣其蓮  
花菴乎遂謁朱張之堂而坐焉大書其扁曰嘉會是  
日遂下宿于嶽廟辛亥游黃庭觀道士指右旁大石  
曰此魏夫人坐石白日昇天處也問鄴侯懶殘之居  
道士曰遠且榛塞無路曰明當訪之

袁表游南嶽記

四月十一日至衡游迴雁峰峰卽衡嶽七十二峰之  
一也十二日至衡山大雨十三日謁南嶽廟廟在縣  
治西三十里至嶽廟風日開霽旅愁豁然廟在衡麓  
下清泉繞除古松夾路換肩輿趨上封寺寺在祝融  
峰頂去廟三十里山路陡絕飛瀑爭流行十五里憇  
半山亭下瞰潭嶽衡湘河山如繡過此石磴愈峻輿  
人皆肩扶魚貫牽纜前驅路旁多高松惟木珍草奇

游南嶽記  
花香馥穠郁莫可名物上半山亭五里卽雲霧冥晦  
咫尺莫辨陰風凍雨令人毛髮灑淅又十里始入上  
封寺又三里登祝融絕頂謁四大開山祖師像觀捨  
身崖坐會仙橋飛巖絕壁下臨無地而虹梁跨其上  
信非人境也轉望日臺俯視一氣溟濛了無所覩望  
中可辨者紫蓋芙蓉天柱三高峰而已飯罷下山過  
觀音巖訪楚石和尚由西路歷祝仙菴雞仙巖澗道  
飛泉山僧皆鑿石剝木引泉而飲至此忽開霽如初  
仰睇祝融在雲霧中恍若九天之上回塗飯南臺寺  
寺頗幽勝去祝融已二十里又十里下嶽廟乘月歸  
舟中漏下已一鼓盡秉燭記之

丙辰三月譚子自念其爲楚人忽與蔡先生言我且  
欲之嶽於是遂之嶽湖南山水舟楫其清次江澤望  
周子以游周子許焉譚子曰善游嶽者先望巒峯  
嶽者逐步所移而望之雨望於滌日月望於山門青  
不見譚子愀然罷市乃得見之深於雲一紙耳將欲  
新編望巒空中欲分天又望於巒之郭巷雲雨  
一片從者助的見巒巒又望於道中萬嶽皆如雲

快中識不出一鏡盡乘遊晴之

寺幽絕去跡蟠日二十里又十里不巖巖乘八

游南嶽記

景陵譚元春

丙辰三月譚子自念其爲楚人忽與蔡先生言我且  
欲之嶽於是遂之嶽湖南山水舟戀其清次江潭盟  
周子以靜游周子許焉譚子曰善游嶽者先望善望  
嶽者逐步所移而望之兩望於淥口月望於山門皆  
不見譚子悵然都市乃得見之深於雲一紙耳將抵  
衡觸望莊栗空中欲分天又望於縣之郊菴雲頂一  
二片綻者的的見縹碧又望於道中萬嶺皆可數然

是前山非郊菴所望縹碧者也道中多古松楓色綠其旁聽觀如意行三十里入嶽坊雜木亂植新葺洗人步尋集賢院廕松息竹一僧瘦淨良久始啓扉問周子何來蓋周子少時讀書院中扁尚有周楷姓字是日意有餘再往水簾洞越陌踏澗澗中亂石流影閉花開之舉頭見山巖間忽忽搖白光者水簾也水傾如簾霜雪同根下坐冲退石且卧焉以仰察其所飛返於廟天乃雨明日又雨登峯者危之驅車而上不雨及華巖峯晴在絡絲潭及潭晴在玉板溪及溪晴在祝高峯若與晴逐者紫雲洞以上泉氣白墳絡緯軋軋潭名不謬過潭無不泉者左右交相生或左右隱或左右微斷惟玉板橋左右會草木陰其響離橋南折頻上綠影小憇半山亭游者頗自足香鑪獅子南臺諸峯皆莫能自立鳥莫能自飛再上可折入鐵佛菴矣曰留以快歸路又上則湘南寺意不欲往遂不往惟一入丹霞寺棟宇飄搖若欲及客之身自此以上雲霧儼居冬夏一氣屋往往莫能自堅僧莫能自必譚子每值平臺頻納晴朗所曾經危聳已有

岡焉者。有壑焉者矣。廣疇細畝。水微明如江。江水亦莫能自大。出丹霞門外。望又有異同矣。漸仰幽徑。穿草木花竹行。有檉松拙怪可笑。顧周子而笑之。踰北斗嶺。盤爲星數步。一折足不遑措。頗以此生喘轉。尋飛來船石衆。石支扶一石。翱翔甫定。啣尾臥其上。人從隙中過。見石上樹如藤皮。半存青青。自有葉望。講經臺甚了然。遂不往。取舊路。邊山而下。指隔山上。封寺道有級趾趾。斜垂蟻影。游人與雲遇於途。雲不畏人。趾窮坦然。得寺僧火於衲。客依於鑪。是時春夏交候。有虫無鳥。亭午弄旭。澹若夕照。由寺後上祝融峰頂。新菴舊祠。仙往客來。四顧止有數人。數人止各據一石。晴漾其裏。雲縫其外。上如海。下如天。幻冥一色。心目無主。覺萬丈之下。漠漠送聲。極意形狀之轉。不似譚子。顧周子語奇。光難再得。願堅坐以待其定。周子許焉。久之雲動。有頃後。雲追前。雲不及。遂失隊。萬雲乘其罅。遶山左飛。飛盡日現。天地定位。下界山爭以青翠供奉。四峰皆莫能自起。遠湖近江。皆作一縷白。譚子持周子手不能言。右下會仙橋。是青玉壇。

南嶺言  
也橋垂空外架空中石。老松矯首橋下。倚試心石不  
可以咫尺。乃復過上封見岐路幽翠。髣髴若有奇。欲搜  
之。僧曰。此下觀音巖矣。留爲明日南臺路。宿諸寺雲  
有去者。星月雍然。磬聲不壯。晨趨望日臺。艱難出淺  
霧于天海之間。稍焉日脫於窅。山山雲洗。乃搜所謂  
幽翠。若有奇者。觀音巖也。寺閣光潔。有泉鼎鳴。自幽  
徑左行。忽得來時路。祝融追隨。下鐵佛菴。乃不見。此  
皆所謂後山也。菴以下爲兜率菴。下極復上。爲巴公  
巖。稍上。卽又平。爲福嚴寺。惟獅子天柱相從最遠。左

方溪澗溝。隘時時。宕人眼。因思來時路。南臺左翼所  
峙者。香鑪獅子赤帝諸峰。所望者。特右之溪澗溝。隘  
雖南臺火無昔觀。妥當補爲歸路也。出南臺松徑。豁  
整如前。初入衡山道。想其未火時。譚子悵然。已復自  
解。游人各自有會。如所憇。兜率菴大竹桐如笋。皮半  
脫。泉喧喧靜。其右。僧引入閣上聽泉。晴天雨注。凭軒  
對天柱峰。峰氣靜好。可直此一來耳。下退道坡。坡盡  
榛楚荒寂處。有閣觸目。知爲紫虛閣。跡之道士樵扇  
戶。攀檐端。接魏夫人飛仙石。石盤空外。勢出香林高。

南嶺言  
松寒覆而溪聲曲細上合其濤道士既不歸予亦去  
與周子訂方廣游周子許焉於是遂以明日往初行  
平壤十餘里溪山效韻望昨所爲諸峰皆不見無論  
祝融陟嶺得疎林云有須彌寺意不欲往遂不往須  
彌而上向背高低不一沙邊有石石隙有泉泉旁有  
壑壑下復有奔響響上有樹樹間有花草青紅光光  
中又有飛流雜波流急處有橋橋上下皆有陰陰內  
外有幽鳥啼水可見則水響不見水則汨汨草樹響  
萬松茂一山則山暗一山或未能叢則兩山映之使

暗崖石森沈多如幽齋結構至於水蒲溪毛宛如盆  
秀步步懷新度三十餘里聲影光三絕惟至半道緩  
行蔽翳間左右條葉隨目俱深表裏洞密有心斯肅  
譚子視周子良久卒不能發一言此山中太陽易夕  
壁無返照小憇嶺端望之蓮形若浸暝投方廣寺林  
火鴻濛泉鳥驚心僧引至殿旁折入禪栖廊下忽度  
橋泉聲又自橋出所宿處聒聒然與來路莫辨曉起  
卽出寺西由林泉夾道中過洗衲池梁惠海尊者洗  
衲處一石卧水面旁守以大石亂流滙瀉聲上林間

石去地數寸耳。不能簾而亦依稀作簾光。稍進爲尊者補衲石。近人因其勢上置臺。題曰嘯。予易以戀響。戀響者戀洗衲以下水石樾薄之響也。然亦任人各領之。又西高徑山開可入天台寺。意不欲往。遂不往。惟坐起林邊水邊。自西歷東。低回澄竦而已。如是者三往返。俗人知好。僮僕共清。乃出方廣路。天乃雨。影響無一增減。但初至重徑。略有異。同當此之時。虎奔跡。鹿爭途。猿啼一聲。卽止。蝶飛無算。似知春盡者。譚子悵然。明日不雨。乃出嶽。蓋正嶽者亦逐步回首而

望之

南嶽記餘四條

予自遊嶽歸身。并于雲耳。屬于泉。目光于林。手緝于碑。足鍊于坪。鼻慧于空。香而思慮。冲于高深。在麓山寄書敬夫先生曰。一下山來。宛若被謫者。此出自儻恍昏默中。實歷之語。予問之。伯孔亦同。儻嶽返者皆然耶。

又

南嶽詩古今佳者不過十餘首。獨子美望嶽詩爲冠



記尤寥寥。宋元人題名碑文皆不稱意。徽廟所書山額二三筆意亦未遠。李北海嶽麓碑字頗佳。恨太似聖教。尤可厭者。兩刻禹碑。偽作蝌斗形。惟梁元帝九真觀碑詞。有簫鼓騰空。烟霞相接。星辰奪彩。燈燭非明。隱淪之車晨至。西盈之鐘夜響等語。清玄非文士所及。我高皇帝祝文。尤豁達光昭。度越前人。其言曰。神有歷代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靈鎮南方。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必受命于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

又

予與孔伯下峰宿。上封寺山僧雲居。遊人雲輔。目之將夕。見雲方往來未定。而僧遽闔戶。予不覺閤然念其出入之難。勸僧者久之。有山雲出入艱難際。莫便關門。此念深之句。予在下界望雲如慕勝流。旣得與之同處。安忍聽其扼于人也。予旣書新詩刻石寺中。復題數語于去後。

又

南齊書  
方廣之妙在路。徑如海潮。籃筍如舟楫。而又皆覆于空。青曲陰之下。行二十餘里。如一步。不獨在寺也。然在寺中。亦如海潮。如舟楫。又與二十餘里。如一步。是則竒絕。予初欲撰一方廣記。後乃乘筆墨之便。遂合爲一記。詩亦刻石。寺中以我倚松意。知師洗衲心。是改作。與石刻異四字。

送廖道士衡山序

唐 韓愈

五嶽惟中州衡山最遠。南方巍然而高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于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

送廖道復  
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  
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意。必有魁竒忠信。  
才德之民。生于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  
没于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于衡山氣。  
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竒而迷溺者耶。  
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  
吾告何也。于其別。申以問之。

送林上人遊衡嶽亭

唐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英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  
世爲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  
朗然獨出。旣灑落于彩翰。亦諷誦于人口。閑雲無心。  
與化偕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  
泝流。考室名嶽。瞰憇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峰巒。  
望長沙之煙火。遙謝舊國。擔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  
此者。余所以歎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輩。廻眸拭。

送戴十五歸衡嶽序  
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如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于  
台山。遠公托志于廬嶽。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  
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群公臨流賦詩  
以贈。

送戴十五歸衡嶽序

唐 李白

白上探玄古。中觀人世。下察交道。海內豪俊。相識如  
浮雲。自謂德參夷顏。才兼孔墨。莫不名由口。進實從  
事。退而風義可人者。厥惟戴侯。戴侯寓居長沙。稟湖  
嶽之氣。少長咸洛。窺霸王之圖。精微可以入神。懿重  
可以崇德。謨猷可以尊主。文藻可以成化。兼以五材。  
統以四美。何往而不濟也。其二三諸昆。皆以才秀擢  
用。辭翰炳發。昇聞天朝。而此君獨潛光後世。以期大

用鯤海未躍鵬。霄悠然不遠千里。訪余以道。邛國之秀有廖侯焉。人倫精鑒。天下獨立。每延以宴。謔許爲通人。獨孤有隣。及薛諸公咸亦以爲信然矣。屬明主未夢。且歸衡陽。憇祝融之雲峰。弄茱萸之湍水。軒騎糾合。祖于魏公之林亭。笙歌鳴秋。劒舞增氣。况江葉墜綠。沙鴻冥飛。登高送遠。使幸心醉。見周張二子爲論平生雞黍之期。當速赴也。

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唐 李白

吾與霞子元丹。煙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餐霞之孤樓。練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仙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覓曉飛。度綠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出

隱仙坡月  
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詐。朱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潭石。乘春當來。且抱琴卧花。高枕相待。詩以寵別。賦而贈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唐 元結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盪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嶽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峯。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者。耶子去爲吾謀。于牧犢近峻。公有泉山。山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爲十數間。茅舍所詣。纔通小船。則吾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

怪陽華之殊異。漉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一一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鳧舫運觴。醉送譚子歸于雲陽。

石鼓山記

宋 范成大

十四日泊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學也始諸郡木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岳麓石鼓石鼓山名也州北行岡壠將盡忽山石一峯起如大石磯浸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零陵來繞其右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爲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會大畧如春秋霸主令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國奔命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合

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朝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入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廊外石磴緣山謂之西溪有窪尊及唐李吉甫齊映諸人題刻書院之前有諸葛武侯新廟家兄至先爲常平使者時所建十五日捨舟遵陸登回鴈峰郡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尚有鴈聲又有此峰預南嶽七十二峰之數然相去已遠矣

回鴈峯記

明 董傳策

閏七月二十九日晦舟次衡陽之蒸江郡少府與其倅羅郭兩君訪貽衡嶽志且謝緣薄不能縱衡嶽之遊兩君因相顧語余曰在昔胡邦衡過衡山不登以避人故而韓退之朱張二先生顧不憚凌雲雪遊焉公今病而遊遊而不使邑宰知殆兼之矣余笑曰遊適與耳奚必古今人兩君去余翻嶽志卽所遊景猶宛然在目顧獨以闕登視融峰爲障僧夢也復私白



念當遊峻嶺時。俯瞰塵寰漫若烟。霧迺今浮生。又涉此耶。隨與吳子周山人。李生登岸。訪石鼓書院。院爲唐隱士李寬讀書處。宋淳熙間始建。先師燕居堂。蓋卽七十二峰中岫嶠峯也。卽入謁先師像。復從左而入。有祠三楹。中供晦菴南軒二先生。左右供黃勉齋李寬及宋隱士李士真諸像。就其中拜而出。復從左而入。有合江亭。當蒸湘兩水合流處。亭祠韓昌黎。其上爲仰高閣。面刻韓題合江亭詩。南軒書余遽令摹得一本。藏之舟中。因對韓公及朱張兩先生像。恍然悟僧夢之非凡。抑三先生神靈固礪琢我也。援筆題壁。而韜其名已。乃移舟迴鴈峰。下登峰入寺。次張子壁間韻。蓋已先渡五六日云。寺僧安正邀憩竹房。殊清致。因持冊索詩許之。而劉縣令復來訪。致兵憲程君書。亦獨以三先生期我也。雖一時致語。猶不旁引及異哉。異哉。夜與吳子醉卧僧房中。周山人李生各爲歌詩一章。時秋色皎然。風颯颯響竹際。聽之忽有鳴鴈聲。余起坐顧諸君曰。回鴈峰前聞鴈亦奇事。抑今鴈回而征人猶萬里也。宇宙無窮。古今若旦暮。迢

渺天涯所玉成何事吳子爲之憮然因披衣歷山級而下於時一望衡境咸收入顧盼中吳子遽以爲勝觀而余顧渺然隘小之豈岳峰景界猶未忘胷臆耶抑仙凡遠近卽真眸子亦自不同視也余以爲可喻道乘漫并記之遊記庶幾三先生其稽我焉

游秀巖記

宋 王淮

臨武縣南十有五里有巖焉在官道之右石巖嶄然峭拔巖居其高之半崖下左右兩穴水出於左穴爲溪廣十尋經巖前流二百步有奇復入於右穴巖之高八九仞廣亦如之其中若大厦然中高而平豁然明曠可坐數百人其奧則轉而右遠邃而黑燭之以入宇卑而稍下屬于湍流揭水以往不可窮也巖之東北隅攀緣而上漸高而漸黑已而大明有穴通于

天其餘嵌空如便房側室者甚衆巖之石溫潤如璞  
其形如鍾磬如鳥之企獸之蹲其流石如芙蓉之倒  
垂雲氣之屯聚下屬于地者如柱如几如格奇怪變  
態殆不可狀夫黃山谷謂淡巖天一希茲巖之怪奇  
無以異也而爽愷過之至于大溪山于穴而復入于  
穴非特淡巖無之天下之所無也淡巖在昔無聞即  
元道州柳司馬皆弗知自李西臺周濂溪爲倅游焉  
而始知名至黃魯直以詩形容之乃傳播于天下武  
溪雖僻陋而通路於嶺南韓昌黎劉連州來往經其  
前而不一至何耶豈非勝境之彰顯自有時也予爲  
宰因勸農至焉然予名微言輕不足爲斯巖重且名  
是巖者出於鄙夫之俚語不雅馴觀者難言之予家  
有米南宮所書秀巖二大字墨書乃摹而鑱諸石以  
爲之名庶籍名書得顯名於天下

天門山銘

唐 李白

梁山博望。關扃楚濱。夾據洪流。寔為吳津。兩坐錯落。  
 如鯨張鱗。惟海有若。唯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  
 光射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  
 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嶽飛塵。天險之地。  
 無德匪親。

梁山游記

武陵楊嗣昌

一之名

梁山者吾郡北鎮山也。去郡三十里。望之峨然而高。鬱然而深。翩然遠去而不知其所止。佳哉乎茲山。禹次中山之經。至于澧沅瀟湘之間。而不名何也。噫。其有異名而世不得知歟。余考郡志曰。梁山此未有所據。祀陽山神。以梁松配。而後因名曰梁山。此未有所據。梁山之碑。言伯孫以征南將軍卒此土。而民尸祝之。

非也按伏波傳帝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無征南字而松本傳永平四年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其不于此土明甚然荒碑不足校至劉禹錫爲詩亦弗審而曰漢家都尉舊征蠻誤矣漢制天子以列侯尚主初不爲都尉都尉者駙馬也漢置駙馬掌御馬秩比二千石亦不以官主壻梁統傳于松嗣陵鄉侯尚舞陰公主三遷未嘗爲駙馬宜不受都尉之稱也而舊志直謂伯孫無傳則尤可笑彼特不欲山冒其姓耳然則梁名安昉乎余觀前漢書地里

注義陵縣有鄜梁山後漢注有松梁山水經注武陵郡有嵩梁山漢壽縣西有楊山義陵者武陵也今之漢壽鄉去山不十里疑諸山有一是要之梁山名字遠矣

二之術

山下望山有術焉如顯而且徑至則翳翳然迂回而上之達廟門始夷又橫術廣廣之會也廟門左行而南下則觀音橋白龍澗韓婆嶺松毛塔至故觀音寺十里而崎左行而東下則金鳳嘴鼓響坡風門洞至

玄真之觀十里而曲右行而西北下則兩枕泉十二嶺至靈泉寺二十里而遙不左不右直南歷階而上廟前之一峰里許而平改由廟後捫蘿挽葛而上直北之一峰三里而峻前一峰故無名土人謂之面山後一峰以其形似謂之髻子峰也由面山南行而西下爲馬鬃嶺約數百舉武由髻子北行而東下爲虎耳巖又數百舉武而術始盡不復可游游梁山者大都。不。至。于。是。而。止。矣。自。有。茲。山。未。嘗。有。文。字。故。其。勝。地。往。往。無。名。負。薪。采。藥。之。徒。爲。之。名。而。未。可。於。是。有。名。亦。病。無。名。亦。病。入。山。而。問。如。七。聖。迷。焉。余。茲。擇。其。名。似。而。野。相。仍。而。不。陋。者。以。條。分。其。術。俾。後。來。者。有。所。尋。攬。焉。其。略。不。書。者。非。掛。漏。也。

三之槩

張華氏曰地以名山爲輔佐小山者又大山之輔佐也。最小者乃爲兒孫。老杜詩云西嶽峻嶒竦處尊。諸峰羅立似兒孫。非登高臨下不見此景。而此老以仰望得之。可謂玄唱。余于梁山登其竦處徘徊孤嘯仰矚青天俯觀無際乃知天地大矣。而其鑪冶融結分

形布位至于小木小石之間無一草草而不有致吁  
何造物者之神一至是歟維梁有山雖非往牒之所  
艷稱羣望之所備祀而其巖嵒之形磅礴之氣固自  
杰然爲一方之帝是一方之山高者下者嶮者夷者  
正者倒者踉蹌奔走而來朝禮乎茲山之巔至其領  
袖諸山而來者藥山則首東方諸山而峙于左浮山  
則率西方諸山而立于右兩山相去各百里開面雙  
撐如左右手自面山望之地醜力敵無分毫相負斯  
一奇也面山之前亂山無數如羣羊出圈東西觸藩  
而走倉皇未有所之鼓響坡而上一望至大龍山翠  
屏千仞連手相縈數十里雲嵐與陽春三月水草同  
色此則山中之絕勝馬鬃嶺形如昂首而萬木森森  
酷有風鬃霧鬣之狀虎耳巖斜出峰端下臨虛壁寒  
苔萬點側縫千罅危坐少時令人魂氣飄揚從空欲  
墜自非牽蘿直上躬涉其間幾與頑石同棄矣山高  
如許而有天井巖泉味殊清冽松杉老矣豺虎攀之  
時見爪痕惡竹漫山高纔三尺許千鎗萬劍行荆棘  
林中深不可測游者往往畏而不盡非好事自強信



心而往者。其孰能領畧於斯乎。

#### 四之觀

觀山之要有四。遠觀欲得強。其氣近觀欲得弱。其質外觀之欲其無遮。內觀之欲其善飾。是故骨欲老而膚欲少也。主欲幽而客欲明也。觀止矣。余行河北河東遙望大山青青。小山紫翠。殆若可食。逼而視之。童塊耳。頑礪耳。此能遠而不能近者也。次行秦蜀之間。山尖萬點。詭狀奇形。致可游目。顧在重巖疊嶂之中。不觀曠然域外。此能主而不能客者也。若夫吳山悠

悠。輕冶而乏氣。楚山蒼蒼。裸袒而乏飾。是其土風故然。觀者不能無恨。梁山雖小。備衆美焉。夫其巖巍。嵯峨。鬱盤。險固。遠而望之。滿平端正。博厚深沉。方之五嶽。絕類高高。斯其氣已雄矣。迫而察之。靡顏膩理。細草幽花。古木蒼藤。青崖綠蘚。續續點綴。若圖繪繡刺而成。斯其質固麗也。山爲一方之祖。孤撐而無以爲敵。俯瞰四周。都無纖翳。南面郡城如帶。城中樓閣隱隱如卓錫。沅流九曲而過其前。每一曲間首尾幾欲相就。蓋如環者三焉。善德一峰青臨水次。如鬢髮而

浣者遙天斷岫。遠水寒波。明滅有無。莫得而悉數之矣。山中之地。半入藩封。開國以來。園陵相望。朱門掩映。碧瓦參差。檜柏梧楸。蒼然鬪色。自馳道入山。凡十餘里。長松落落。夾路垂陰。行者如度幽谷。飄風所過。不減十萬軍聲。半夜潮。此尋常所未有。而山陬一帶。鬱鬱者三。更爲佳絕。樵歌鳥咏。無間四時。禱祀紛紜。奔走城邑。茲山之靈。亦不落莫。而獨游侶稀聞。緣吾郡人故。不好事。一來觀者。各各意滿而去。不復發揮其勝。以傾動夫丘壑之人耳。自余始儼四觀。以肖茲山之貌。若挈家寶以示人。而惟恐其秘。必有與余求割山之半。而送爲長者矣。

五之釋

吾郡宗門唱道自得山始。而其後欽山藥山蘇溪大龍之屬。法席雲興。梁山其一也。梁山碑曰。是山爲觀音大士顯化之所。其下有觀音寺。今廢爲榮國之懷園。碑言西晉建隆有僧妙音駐錫于此。而建隆者宋號也。西晉紀年。惟有建武。建興。未知孰是。妙音於是山中馴一白鹿。出入乘之。故世號爲白鹿禪師。自晉

至隋缺如也。天寶中有僧友凌奉勅居此，始改寺額爲壽光。俄而有梵僧至，云自西竺聞白鹿而來。友凌具言白鹿往矣，有塔在寺之西谷存焉。僧至其處，命開塔瞻禮，凡十數人發之，莫能動。因自持九環叩之，應手而裂。于時咸見金鎖連環骨滿鉢，僧以錫橫擔之，浮空冉冉而去。友凌駭曰：白鹿聖者，昔號妙音，其觀音耶？以我易寺名，故來示現耳。吾不可以不懺悔。于是更奏復爲觀音寺。至五代時，虞者得物白質黑章，莫識其名，或曰故白鹿也。碑言具是夫其事甚怪。而理吾知其不誣何也。是山後有善知識大闡玄風，固宜大士神通，先爲顯赫。試觀傳燈諸錄，梁山之釋有曰：簡者曰巖者曰緣觀曰善冀曰應圓曰師遠何斌斌若是，其提唱之詞如曰：濟陽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曰：雲在巔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曾逢一箇。又如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曰：喫粥喫飯。如何是正法眼？曰：南華裏爲甚，在南華裏曰爲汝問。正法眼問撥塵見佛時，何如？曰：莫眼華和尚幾時成。

佛曰且莫壓良爲賤斯其應對玄言機鋒捷疾以余不達禪理而猶能與頑石同其點頭蓋可想其妙也惜乎高風邈矣可得而聞不可得而嗣云山中有松毛塔楓樹塔舊名疑皆瘞骨之所而亦未知西谷所在精藍化而爲霄宅老禿化而爲黃冠棒喝之聲化而爲寒泉冷風矣余又烏從而識之

六之碣

余旣疑梁山之名不自陵鄉侯始而舊志亦謂陵鄉無血食此土之事然其著於碣者有三異焉其一異

在西晉時次在五代時最後南渡時碑言鑿鑿惜無爲廣其傳者余謹因其本事而寫之先是妙音之時陵鄉形見而請曰某奉上帝勅主斯土而廟容不稱願徙峰顛妙音曰須受吾戒神頰而聽戒終因忽不見一夕大風雷雨廟騰峰頂明旦視之椽瓦自如遠近聞之奔湊聲震林谷血氣之倫咸傾心于神其後雷氏構逆阻兵城南岸雷家洲而馬湖南討之亦請于神有功勅封神爲義安王神欲爲表文謝上帝顧鬼不可使乃遣朱衣吏夜攝史生松于夢中而爲之

文又追僧彥修覓而佐之書史生者洛陽人時寓州城其在夢中如有人牽馬而召之掖以升馳而歷山若飛至則見冕服而王者端居遣爲文初辨不敏王者曰無讓而名在科目故以相煩顧左右取東漢傳來曰此吾事也君名與吾同宜改曰扈卽應科目史生卽謝易名而爲表文奏之王者稱善乃令彥修書書畢置酒殿中史生則爲詩以獻王者云南國賢王夜宴時殿前高下甚威儀鳳笙清應歌喉滑鼉鼓輕敲舞袖垂風散金爐香旖旎紗籠銀燭影參差今宵

得遇希音事深媿全無絕妙詞又爲歌以贈彥修有醉筆頻揮彪虎走須臾數字大如斗之句已而引滿數白起行忽驚而覺則酒氣拂拂猶在枕中也因盡憶所爲文筆之比明訪僧彥修得之開元寺已錄文在其案相與詫其事而傳之建炎四年郡有草寇圍城太守焦煥炎北望叩神頃之若兵數千自北來金鼓有聲旗幟皆大書梁字賊望見大驚解去兵亦旋沒不見蓋其靈昭昭有如此者山中之碣有三植者二偃者一讀其刻無異詞皆承載斯事疑自廟食以

來詞聽相受野人道士述而爲文敝則又改爲之故其書字愈訛不可校然其事有足徵者按五代史馬殷遣秦彥暉攻朗州事平在梁太祖時而關中石刻乾化中有僧彥修以能書聞乾化則太祖之年號也武陵舊志梵寺中無開元之目而古蹟春申君宅注有府北開元寺今入藩邸之語推此一端知其不謬至建炎四年鼎州民鍾相作亂爲孔彥舟所擒餘黨楊華舉兵復爲程昌寓所破見于高宗本紀則草寇之明驗也語曰人道邇神道遠嗟乎其然乎方陵鄉之生爲人史書之一則曰請託再則曰怨望何詬訾若是至沒而爲神與名山相配位有地方數百里享祀數千百年又何烈歟昔昌黎氏嘗致疑于造物者與人異好惡矣以新息之賢未聞上帝勅之有如陵鄉也者則信乎其有異耶抑當其時執筆者故不盡實錄耶方今世幸昇平神之威靈無所震耀于其間而獨爲人長子孫利益人後如響抑又何其仁之至也則是其所以血食者歟。

七之會

向子平志在五嶽。余嘗謂其勅斷家事，令勿相關。蓋猶未離乎家也。當時甚得禽子夏與之同志，遂成五嶽之遊。南陽劉子驥問津桃源，有何異事，而因循不果，則亦孤興之難長也。余懷梁山之遊，已非一日。外叔祖陳叔夜先生近山十里，而居屢訂其行，余亦屢許而興不振。昨緣家人上塚，次已堅約同遊，而霜空素景，忽風雨淒淒，甚敗人意。家大父家君因事入城，余獨徘徊不能去。越翼日雨歇而寒輕，雲氣互相斂，以盡。余方飲外祖宅，問如此可遊否，坐客咸躍曰：是快遊也。外祖則使人要顧南翁坐上，則家叔翼雲羽白暨叔舅孝先咸往。又明日具輿馬以行，至懷陵則短衣芒屨，攀枝執條而上。蓋登山之時，余最贅，已任杖復憑奚，十步一息，氣猶喘以厲。視吾外祖腰大于身，支筇緩步而已。至顧南翁年七十餘，不以鳩首行，且笑談如履平地，而吾叔父叔舅體輕以疾，爲濟勝之最，又可無論。入山而後，旁搜遠覽，登峰造極，則又余爲最。舅氏稍喜與余同行，數往返，不以爲疲，步甚危臨甚隊，不以爲憐。余前所謂禽向同心正賴此耳。

遊凡再宿而行余猶戀不能舍外祖曰從來遊者未  
有痛快如此矣山中道士數人喜無香火氣每夜取  
酒燒燈團圍雜坐狂譚浪笑起舞酣歌呼噪之聲可  
聞九十里茲遊洵樂也夫其尚可再也夫是安可以  
無記

夷望山考誤記

武陵楊嗣昌

余觀海內水中之山無不名者龍門底柱小孤大孤  
金山君山之屬以大特聞至灩澦堆片石耳而沈牛  
戒馬聲雄自昔吾郡之有水心巖竒險相敵而膚色  
神檢不啻過之韓退之詩江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  
蓋茲山實有之矣余每恨其無佳名但曰巖耳巖耳  
殊爲俗目偶讀水經注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竦中  
流浮嶮四絕意此八字非此巖不足當之然尚不敢



夷望山記  
的指以爲是及讀其下又云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  
山遠注沅乃始躍然知吾前日青巾赤脚並山而入  
遊泳貪往而不返者乃夷望溪非漁網溪也夷訛而  
爲漁望訛而爲網此音之最近無可疑者使吾郡人  
一至此巖歸而讀注皆能辨之不必余也而自余辨  
之則余之一快且余不直自快而深爲山靈快蓋失  
夷望而得水心茲山覆盆久矣余幸爲洗之以還舊  
觀自今以往夷望之名直與龍門底柱諸山爭其古  
與余時杖策再遊當酌酒爲賀山真有靈亦宜若有  
言以謝我茲不可以弗識也五月二十二日巳卯重

題

遊德山記

公安袁宏道

甲辰夏月子與衲子寒灰冷雲雪照及居士張明教  
小僧習之弟小修習靜荷葉山中約以秋涼入德山  
至八月初旬暑氣微減小修入黃山余適有便舟遂  
偕諸衲行十四日發舟孟溪十五夕看月馬湖湖與  
洞庭接水光千里生平看月此爲雄快十七日晨抵  
德山潭下江上望山如卷石微見菁林已薄岸行得  
委巷崖綠翳日有丘焉如覆鐘樹蔽之根獰獰若瘦

德山言  
臂。拏石而上。兩巒之凹爲澗。前則茉莉夫人鬼宮道也。塔院踞澗後。負高峯而面層壁。葱菁多古樹。院內外皆田。兩巒相讓而却。初讓爲澗。再爲院。爲田。最後讓益甚。地益坦。兩山之勢益張。遂爲佛廬。入門多古杉栢。殿堂高廣。像設亦竒大。辟如阿房舊址。見者知其非漢以後帝王居也。從殿脅而右。多美箭。幽崖相蔽。折而上。卽峯頂。頂有善卷壇。崖桂盛開。芳香襲一山。數敞宇架其上。敗人意。幾欲下而瞰壇上。光景意勃勃。從烈日下。望望復避。避復往。山翠水光。匝而繪之。使有佳士。撤其冗室。間爲亭榭。軒楯固德山一絕景也。然山中勝處。山僧多不到。到亦不解。余與諸衲徧覓諸竒。如三桂林之幽敞。可室。青蓮舍。左崖可亭。法堂西之小淨室。多方竹處。可榭。可閣。無論幽邃靜勝。其間百圍之樟。尺圍之篁。亦非他處所有也。山後面陽山有地。空濶。河流漲其前。直見雉堞田廬。烟嵐疊波而出。茸而廬之。可置叢林。使德山法道再興。當不能舍此爲僧郵也。入德山二日。登覽畧盡。兩龍君載酒來飲。極歡。盡三日夜乃罷。別後暑氣大作。遂坐

山中與諸衲極談慶快無量。至九月六日始入城。詣  
兩龍君。蓋此山乃鑑大師舊戰場。風柯水音爭爲敷  
演。瞻其遺像。不覺鋒穎之頓利也。兩龍君者長君超  
孝廉次君。御民部與余兄弟有宿好奇士也。

桃花源記

晉 陶淵明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  
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有  
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  
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  
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

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鷄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羸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又從所憇。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設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旣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王維桃源行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清溪忽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鷄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僊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衆擬長游衍。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峰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僊源何處尋。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鷄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

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

尋桃花源序

唐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爲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

尋桃花源序

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  
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  
苑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  
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  
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  
雲何時而歸來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  
之

詞氣豪俊

錄桃源畫記

唐舒元興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  
谿名武陵之源按僊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  
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綠淺而白白者激石綠者  
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峰豎不險翠  
穠不浮其夾岍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月色鮮如  
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朱底草散茵毯有鸞青  
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僂僂



金華洞書記  
亭亭間而立者十有八九。岼而北有曲深崑門。細露  
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  
星月文章。岼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  
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况皆逍遙飛動。若  
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沓  
玉冰。壇面俄起。燼竈。竈口含火。上有雲氣。具備五色。  
中有溪艇。汎上。一人雪華鬢眉。身着秦時衣服。手鼓  
短柁。意狀深遠。谷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  
魁奇。鶴情閑暇。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翫。自覺  
骨戛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高謝  
之志。從中坐來。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却落  
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  
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  
有如是者耶。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  
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其及善修不甚寒峻且固水音既難其味工之計而  
 對土中賦體而悲壯土又致存既下出塞湖其  
 之志於中坐來也數數士涉書而端之若從其  
 骨夏武正收良入餘中不始亦入寒則呼然亦

遊桃源記

公安袁宏道

由河洑山至桃源縣記

余既謝兩龍君將解維而君超忽來盛稱花源一帶  
 之勝余曰此名蹟不必佳山水固佳也遂命舟逆而  
 上君超從陸是夕會于河洑山次日重九登高茲山  
 之顛溪邊兩霞石映綠潭甚麗下而席之迫午乃行  
 夜泊桃源縣山光散目溪水激魚梁甚怒起步學宮  
 前石砌百尺平滑如水月光照之光景清徹樓閣闌

闌吞烟吐霧。是亦山縣之絕勝也。夜中與諸衲閒譚。余生長水鄉。百里無片石。見似丘者而喜矣。是邑何緣偏占丘壑。豈山水報緣。亦有定業邪。諸衲不對。乃就枕。

由淶羅山至桃源縣記

江上望淶羅山如削成。頽嵐峭綠。疑將壓焉。從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水縹綠見底。至白馬江山益夾。水益束。雲奔石怒。一江皆飛沫。是爲浪光之天。山南卽避秦處。上桃花溪百步。從間道出後嶺。玄

武宮其巔。宮甚敞。道士迓於門。指數奧僻處。曰某丹臺。某淪鼎池。余愛戀山色。苦不欲記之。有碑焉。苔蘚剝落不可讀。道士閉目莊誦。如快小兒課。魯論不覺失笑。趨而出。見道旁古松。偃蹇有異態。爲之却行。又數折得桃花觀。從左腋道入竹路。幽絕。一黃冠簪笏。皮白鬚照。兩顴如紅霞。疑其異人。余肅冠裾。將揖之。未數步。騶而前。余笑益不止。偕遊者以余爲暴。得佳山水。會心深也。觀周遭皆層峰。淡冶入繪。觀前爲馳道。車塵馬足。畧無歇時。截馳道而南。入桃花洞。無所

有唯石磴百級。蒼寒高古。若有人焉。而不可卽。余讀  
瞿童記。有云。偶造佳地。見雲氣草木。屋宇飲食。使人  
澹然忘情。不樂故處。此與竹林方廣何異。蘇子瞻泥  
於殺雞一語。遂以爲青城菊水之類。至韓退之。洪景  
盧益不足道矣。甚矣夫拘儒之陋也。出洞已昏黑。是  
夜遂宿水溪去洞二里許。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曉起揭蓬。窻山翠撲人面。不可忍遽。趣船行。踰水溪  
十餘里。至沙蘿村。四面峰巒如花。藥纖苞。濃朶橫見。

側出二十里內。秀禱閣眉殆不可狀。夫山遠而緩。則  
乏神逼。而削則乏態。余始望不及此。遂使官奴息譽  
於山陰。夢得悼言于九子也。又十餘里。至倒水巖巖  
削立數十仞。正側面皆霞壁。有竇八九。下臨絕壑。一  
竇懸若黃腸者五。見極了了。問山中人云。有好事者  
乘漲倚艦。令健夫引繩而上。至則見有遺蛻。沉香爲  
棺。其言不可盡據。然石無寸膚。雖猿猱不能攀。不知  
當時何從置此。又半里至漁仙寺。寺有伏波避暑石  
室。是征壺頭時所鑿。餘竇歷歷如僚幕。寺幽絕。左一

小峰拔地起，若盆石尖秀可玩。江光岫色，透露窻扇間。一老僧方牧豕，見客不肅，問幾何。衆曰：單丁無徒侶，相與咨嗟而去。又數里，至穿石石三面臨江，鋒稜怒立，突出諸峰上，根銳而却，末垂水如照影。又若壯上之將涉，石腹南北穿如天闕，門高廣畧倍，山水如在鏡面，繚青縈白，千里一規，真桃花源中一尤物也。一客忽歎有若甕鳴，余因命童子度吳曲，客曰：止止，否則裂石，頃之果有若沙礫墮者，乃就船。又十餘里，至新湘溪，衆山束水，如不欲去，山容殊閑雅，無刻露態。

水至此亦歛怒，波澄黛蓄，迺相親媚，似與遊人娛。大約山勢回合，類新安江而淡冶，相得畧如西子湖。如是十餘里，山色稍穉，水亦漸洶湧，爲仙掌崖。又數里，山舒而畦，見水落而灘，見爲仙人溪。旣迫夜，舟人畏灘聲不敢行，遂泊于灘之渴石上。灘皆石底，平滑如一方雪。因命小童烹茶石上，次早舟發，見水心崖如在船頭，相距纔里許，榜人踴躍，頃刻泊崖下。崖南逼江岸，漁網溪橫，齧其趾，遂得躍波而出。兩峰骨立，無寸膚生動，如欲去，或銳如規，或方如削，或欹側如墜。

雲或爲芙蓉冠。或如兩道士偶語。意態橫出。其方者獨當溪流之奧。適古之極。對面諸小峰亦有佳色。爲之佐妍。四市皆龍湫深綠。畏人。崖頂有小道房路甚仄。行者股慄。數息乃得上。旣登舟。不忍別。乃遶崖三匝而去。石公曰。遊仙源者。當以淥蘿爲門。戶以花源爲軒庭。以穿石爲堂奧。以沙蘿及新湘諸山水爲亭榭。而水心崖乃其後戶。云大抵諸山之秀雅。非穿石水心之竒峭。亦無以發其麗。如文中之有波瀾。詩中之有警策也。君超又爲余言靈巖及諸山之幽竒甚

多。要余再來。余唯唯。他日買山。當以此中爲第一義也。

跋卜築桃源圖卷

上虞倪元璐

觀夫三士致謀、五丁畢力、狩峨青于、別磴延岷、泚于  
旁瀾、鈴雲轄霞、雕巖繡壑、與文詰曲、別味鮮清、誠山  
典之殷盤、景筵之瑤柱、棲其界者、苟非八叟、定亦夔  
童、將皆分陝仙凡、割溝玄白、然而其靈不闕、道亦以  
章、昔之三程、躍其池鐵、今則二尹、著於宮鐘、夫踪絕  
漁樵、而大夫去之、役戎馬之場、代沉魏晉、而文學就  
此、探天人之策、原其飛光淝水、通隱金門、非爲抱梁

固足貴也。若所招招何其磊磊。或才方。溱國有陳子之霞舒。或名已傾。都爲余生之雷响。各無滯骨。殊異枯禪。旣聖世之有桃源。卽酒人而可蓮社。故得貌其幽韻。體以文綃。則有應物之能。存形之手。加毛溪。頰點睛石。眸道玄。致嘉陵之功。右丞極。輞庄之狀。夫使處則境皆圖畫。出則袖有雲烟。非夫名通不具此致也。若乃尚平結。遙盟于畢娶。宗炳開。便法于卧遊。則不知武溪亦男女。其中華山有。𩚑。𩚑。于外。而此二子。倘亦情疎野。鶩心良真龍乎。

載龍渦剪石先往寒河文

竟陵譚元春

崇禎五年十月。鵠灣人譚子元春。過襄之宜城縣門。人輩擁高肩輿。至漣泗洪。尋石於所謂龍渦者。得一石。高可五尺。掘其根。又得一尺。烟雨旣淡。歲月無聊。空中多竅。獨秀沙隈。且巖壑四周。奇非一面。青白襍出色。非一碧。予所見太湖靈璧諸石。奇勝猶將兄之也。因思致之寒河。人皆難之。曰吾宜城人。愛是石者多矣。咸力致之。而義不出山。君何爲獨能。於是屈氏



龍淵剪石文  
兩門人奮然出。僮指千許。爲牽挽。移上歸航。昇石行十五里。犯朔風。越嶺度墟。如趙景興之往歸。嵇公也。石重航不任。又具一舟載之。予旣飛書報襄太守。唐公司理江公。令尹李公。將以是月晦日。載至園居。而予復貫酒脯楮香。出漢津古河渡口。先送之歸。其詞

曰

丈幸歸我。與羣石別。羣石不知安。其頑劣。我有林園。萬竹百花。丈姑先往。遠赴汝家。家有雙鶴。見丈必舞。鳴於峰巒。丈爲鶴主。我有萬卷。與酒逢迎。携讀丈側。

丈爲同盟。丈往登岫。暫蹲門裡。待我西歸。位置遷徙。靜察神思。淵淵有在。敢混草木。以致嗔怪。主人可依。老當不俗。寧似米顛。袍笏相辱。丈生渦中。素有奇名。爭輦致之。丈終不行。有大力人。怒而致子。十牛千夫。汗憊欲死。胡我來茲。宛如舊識。昇人騰踴。有趾無力。愧我精誠。格不至此。旣謝山靈。又托江水。慎汝前途。冬河欲涸。庶幾歸來。金置丘壑。

雪山水井記

武昌吳國倫

往歲友人以白磁缸一口見遺體圓而資極瑩澈高尺許徑一尺有半中可貯水五十升漢人謂玉晶盤與冰同潔茲庶幾焉驗之蓋正德間器也未幾客有載一白石山來求售者大不盈尺高倍之客不自知其名予曰此玉華石也出將樂洞雖工人稍斲其初而天造奇形故在巉巖礪砢光片片可鏡其陰則斗削壁立上下兩空洞有含烟出雲之狀卽小山賦不

蓋其奇矣。因以布十疋，易之。客大溢，所望而去。頃予抱病溽暑，喘息如焚，思欲登雪山而浴。水井不可得，因取玉華石置左，名之曰雪山。白磁缸置右，而實以清泉，名之曰水井。乃布竹榻，其間坐卧焉。遂覺暑氣漸微，涼意漸洽。間起而摩挲之，則翛然山欲雪，井欲水也。已而自笑曰：炎方六月，何自有冰雪哉！夫霄壤之間，凡可強而名者，借也。而吾以其不可名者寄焉，亦借也。豈惟拳石勺水爲然，仰積氣而爲天，俯積塊而爲地，皆強而名之也。託之乎象其形也。天地且爾，又何一物非借乎？乃予之左雪山而右水井也，亦象其形而借其意耳。漢書云：清室則中夏含霜。夫室可霜也。安見山不可雪，而井不可冰乎？客有聞予言而歎者，曰：信如子言，不知真之爲借，借之爲真矣。客知言哉。

言哉。

石帆銘

宋 鮑照

應風剖流息石橫波下淥地紐上獵星羅吐湘引漢  
歛蠡吞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眴森弘藹積廣連深  
淪天測際亘海窮陰雲族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  
鬱浪雷沉在昔鴻荒刊啓源陸表裏民邦經緯鳥服  
瞻貞視晦坎水巽木乃剡乃鏗旣剡旣斲旣斲飛深浮遠  
巢潭館谷涉川之利謂易則難臨淵之戒曰危乃安  
泊潛輕濟冥表勤言穆我戒逐留御不還徒悲猿鶴

石帆銘

空駕滄烟。君子彼想，祇心載惕。林簡松栝，水採龍鷓。覘氣涉潮，投祭沈璧。揆檢舍圖，命辰定歷。二嶠虎口，周王夙趨。九折羊腸，漢臣電驅。潛鱗浮翼，爭景乘虛。衡石頽齧，帝子察俎。青山斷河，后父沉軀。川吏掌津，敢告訪途。

楚小志

吳郡錢希言

洞庭山

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按二女卽娥皇、女英，死於江湘之間者。九歌所稱湘君、湘夫人是也。君山之名疑出此，迴環有十二峰，雲鬟欲墜，雨鬢如愁，蒼梧千里，真堪目斷。

雲夢澤

雲夢澤一名巴丘湖，昔人所稱荆藪是也。卽在華容。

楚小志

縣東南與洞庭相脈絡若安陸雲夢浪得名耳

瀟湘

瀟湘本二水名今已合流若章貢矣攷之二水俱匯洞庭湖口或云瀟在永湘在衡未是

章華臺

章華臺旁土城故址云是靈王細腰宮也舞榭歌臺烟消燼滅美人香骨化作車塵惟留得破寺鐘聲共白楊蕭蕭相和耳

渚宮

渚宮卽楚頃襄王之離宮而宋玉之故宅也梁元帝卽位楚宮卽此相傳城西南某衛尉別業尚是五代高從誨池亭故地夏時藕花菱葉清漣碧漪髣髴南朝餘艷

仲宣樓

仲宣樓枕郡東南公安門上飛甍插霄刻桶麗日清池激岍長楊絡堤信美消憂殆非虛語

庾樓

庾樓去郡東南二里一名明月樓制亦華整但不無

楚小志  
假借於武昌耳余謂武昌近日諸公無一風流好事  
若庾太尉者今并其樓已亡之安得不令荆人士擅  
美千秋惡知其非有也

道士泐

道士泐一帶石壁更奇映江面作翡翠色畧如何家  
雕鏤屏風架列華整游者謂入峽山川似之

赤壁

論赤壁者紛紛聚訟惟江夏之說合於史矣古黃赤  
壁蓋赤鼻山云特以蘇公兩賦藉爲故實耳然其屹

立江濱居然占黃岡之勝宜乎蘇公屬厭此地歟

黃陂

黃陂之北有木蘭山卽古時朱氏女子代父從征者  
也傳爲木蘭將軍塚廟俱在

武昌樓

武昌樓巍峩壯麗第覺西門柳色蕭索無聊惟有隔  
江漢陽樹猶歷歷如故耳漢川門與武昌門東西對  
峙江面七里三分望大別小別之勝便思褰裳

鸚鵡洲

鸚鵡洲雖跨漢江而尾連黃雀故圖經屬武昌郡云  
李白詩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烟沒江樹風景依  
俛今其洲在秋漲中不可見至水落乃出耳千載詞  
人俠骨自香何必生秋蘭春杜

黃雀磯

黃雀磯枕武昌西門登之可攬三湘七澤之勝黃雀  
一二云黃鶴傳是費禕得仙事或稱王子安蓋崔顥詩  
中所懷乘白雲者取此今俗指呂公何異對痴人談  
夢耶

大別山

暮登大別山望對江鄂王城林樾映蔚煙霏黯霽天  
然一幅梅道人圖于時月桂黃屋鴟吻不踰時漱灑  
滿晴川觀者悠悠忘去

小別山

小別山在漢川縣南俗名甌山亦謂其形如甌也春  
秋傳吳與楚戰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卽此

女郎山

女郎山在漢陽城西上有神女廟劉夢得詩云鄂渚



楚小志  
濛濛烟雨微女郎翫逐莫雲歸祇應常在漢陽渡化作鴛鴦一對飛竟不知何所指俗傳為雲事甚亡當不如呼作解珮人

郎官湖

郎官湖舊名南湖卽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處李白後與尚書郎張謂泛月其中號為郎官賦詩紀事郡城中遺跡尚存

漢陽渡

漢陽渡口有烟波灣其水清澈相傳此水晴則嵐烟起風則水波生故名倘亦取李白詩中義乎時余逗舟灣下曉望隔江烟樹忽憶杜樊川落月照古渡武昌門未開真入畫矣

[Blank columns with vertical lines]

楚小志卷之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